

松霞館贅言序

卓老能言之士也。俯詖險僻。悖于大道。自知犯人之所攻。故其爲書曰焚曰藏。不樂與人證。引經者揭而力闢之。必欲火其書。摘其伏。使其無所容于名教。李氏之名。始翹

之如鶩。既乃避禿矣。長卿亦能言之士也。所言皆掖經翊道。天人性命之微。日月在天。江湖在地。其知其見。不作狂悖以自叛也。初言之媿媿。終日言之聽者忘倦焉。何以贅名自惜其言。所以存李氏也。夫

立言而無一叛道。大言不驚。小言不怪。一日可聽。千秋可聽。言者非贅。聽者無厭。安得以陳言置之。是存贅言之隱也。夫二老皆粲花論之餘也。一以險而難。一以正而亨。卽長卿所謂小聰明。不可有真混。

也。○
沌○不○可○無○真○混○沌○葆○大○聰○明○小○聰○
明○鑿○真○混○沌○所○惡○于○險○者○爲○其○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快書卷二十七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松霞館贅言

選李長卿本

君子以心運天。以天運人。以人運道。以道運世。
以道運世。則生不二。以人運道。則形不二。以天
運人。則性不二。以心運天。則命不二。
恐性者。神啓其衷。縱情者。鬼瞰其室。生于憂患。

本官考言 卷二十一
死于安樂憂患其生之徒乎。安樂其死之徒乎。
生而不生者鬼。優死而不死者神。侘。

唐虞成一時之唐虞。洙泗成萬世之洙泗。讀二
典而知堯舜之善政。讀二語而知孔子之善教。
故曰善政不知善教之入人深也。

殷周之際微子比干箕子伯夷太公行人人殊。
若五行之不同時而王。五味之不同物而調。自
孔氏有三仁之說而後知去就各成其是。孟氏

有二老之說而後知隱顯各適其宜。蓋善用五
行者相克。可使相生。不善用五行者相生。可使
相克。子每舉此以息三教之爭。又舉此以破三
教之一。

參同契云。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郁綠不識
同類。遂開種種傍門。不知西海經云。宜爰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孔牡。
莊子曰。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又益之曰。烏鵲孺。

魚。傳沫細要者化。卽形生之物。奚必以形交哉。通乎此者。可以與化爲人矣。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言有悔吝而惕然改過者。能憂者也。故自凶而趨吉。有悔吝而玩愒不改者。不能憂者也。故自吉而向凶。若曰悔自凶而吉。各自吉而凶。何以有悔者。曰道窮吝者。曰終吉哉。

猿舉子臨流而浴之。有鷓過其上。懼將攫其子也。沒諸淵沒久而子斃矣。泣下坎而瘞之。露其尾。風動尾搖以爲生也。捐視之弗生也。三瘞三捐。鷓竟攫之以去。夫其浴也瘞也。去人豈遠哉。乃併其殘骸而不能存也。疑爲之害也。疑事無成人可以鑒哉。

言語文學之科同源而異趣者也。言主于質而微傳之以文。不質則不足以達意。文主于雅而貴無失其質。不雅則不足以傳遠。語錄興而兩

者幾不辨矣。宋金遼元之史。則又語錄之流波哉。

問鼠無膽。牛無齒。虎無項。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脾。羊無晶。猿無臂。雞無腎。犬無腸。猪無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時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

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如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類。故午屬馬。羊。獺。未時之草而茁。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

狃詐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候。月本坎體而中會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渾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則飲食之外一無所知。故亥屬猪。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卽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氏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

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猪亥宮也。壁水獬附焉。獬猪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昂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鳥附焉。雉鳥雞類也。嘴火獸申宮也。參木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子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麋張月鹿附焉。

麋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

天地加去。間不容髮。地皮而上皆天也。人物寓形于天。而是不離地。故曰天地之間。莊子不云乎。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蓋天體虛虛。則無所不入。朱子註易大畜曰。人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

但以其象言之。則以天有形質矣。聞武奔萬鹿。園者曰。此言天之牛。意在山中。故其畜大觀。牛山之木。一章可見。殊覺爽然。

問龍一物也。羣龍無首。易何以言吉乎。曰。此指羣龍而言也。若虞廷十六相。皆有龍德。是見羣龍也。如伐其功。矜其能。則非無首之謂矣。無首者。行所無事。其已職而已耳。舜謂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何吉如之。無首猶俗言莫出頭也。

春者。天地之嘘乎。夏者。天地之呵乎。秋者。天地之咽乎。冬者。天地之吹乎。四季者。天地之呼乎。人身嘘氣則煖。呵氣則熱。咽氣則涼。吹氣則寒。呼氣則平。居然。一。天地也。然。天地萬古不毀者。元氣不與之俱出也。人身生滅相因者。元氣與之俱出也。

問玄牝曰。凡有竅者。皆能納受。皆有生息。然滯於形骸。故但名牝而不名玄。玄牝也者。不離於形。不局於形。無中央。無邊際。可以會三家爲一家。可以攢五氣爲一氣。可以納萬有而歸一無。可以出一無而成萬有。故曰。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指此也。或曰。玄者陽也。牝者陰也。合陰陽而言之。則是析陰陽而言之。則非。

問月爲廣寒之宮。則日宮無乃廣熱乎。曰。日輪

雖極熱。而日官則涼。月輪雖極寒。而月官則溫。以日乃離體而中陰。月乃坎體而中陽也。若然。則地乃坤體。何以不恆寒乎。曰。地雖陰而無息。不與天交。大氣伏於地中。則人物皆寒。天氣升。于地外。則人物皆熱。伏而不盡。伏則涼。升而不盡。升則煖。

狡與毗。狸也。遇癩於北山之麓。而問癩曰。子有急。則蛩蛩驅驢負子以趨。何術之設。癩曰。我獲

甘草。弗敢啖也。必以飼。故臨難而得其死力。二子曰。善。歸而求所謂蛩蛩驅驢者。而奉之。狡與蛩蛩驅驢者。遊也。獲甘草多。自與毗狸奉蛩蛩驅驢。逾于癩。而非其真也。率有韓盧過其前。狡呼蛩蛩驅驢者。三蛩蛩驅驢掉尾而去之。毗狸乘偽。蛩蛩驅驢與之偕仆。臨死疾聲而慟。悼曰。冤哉。癩之悞我也。此可謂闇于知人。下士弗誠之戒。

余素乏朗鑑。每遭輕信之失。偶閱陳翁公語曰。以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終小人也。差足自解。然聽言觀行之訓。終有愧。宜尼馬。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之彖辭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巽之爻辭也。與於天爲風。於人爲氣。故幹蠱者必資于巽。先庚三日之丁。卽後甲三日之丁也。後庚三日爲癸。則老。先甲三日爲辛。則嫩。界乎辛癸之間者。壬也。故定火必于丁。則水必于壬。得六丁者。可以驅雷而役鬼。得六壬者。可以彰往而察來。

左傳丘明之所作也。太史公胡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乎。曰丘明採列國之史。緝爲左傳。其事有詞重出。及與聖經無與者。收之則爲贅疣。棄之則爲雞肋。故載之別乘。曰國語耳。

問握記曰。紀之時義大矣。天開于子而建子之

月日纏星紀。日行歲一周天。而終始于此星。謂之星紀。木星歲行一辰十二歲一周天。而浹十二辰謂之一紀。故紀者終始之累也。亦大小之總也。內揣吾鼓鼙之士。孰賢孰才。孰也。爵與功埒。孰也。賞與功對。此握馭將之紀也。外揣彼疆場之耦。孰可表餌。孰可鋒鏑。伐其形神。往于蒙衝京觀之間。而形匿于尺一丈二之組。此握馭敵之紀也。軒轅氏首著兵法。而命其篇曰握奇。奇者一也。執一馭不一。而開闔變化。惟吾意之所適。茲孫子之所謂神紀乎。

問任將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旣畫圖而分內外。復從中制之。謂之掣肘。旣掃境而倚于城。復聽聞疎之。謂之纏率。夫掣肘不可以宰一邑。纏率不足以取千里。况夫將軍者。出頂踵而效長驅。任怨任勞。任生任死。將無所不任。而事必且中覆。芻蕘糗糧之屬。直令之搖手不得。是

百任不能博一任也。則將亦豈有賴焉。况兵之
幾捷，俛仰往返，奏當卽如星火。語以洩敗矣。然
且留中旬而下本兵。本兵又裁當申覆。旬而後
綸音下。甚者不必下。彼脫兔之敵。吾將不及距
矣。比有失事。則將且以逗留坐。曰。此不勝其任
者也。夫非不勝其任之謂也。則不得其任之謂
也。

仲尼曰。天下有道。任不與易也。然則天下無道。

寧不與易乎。惟其易。不惟其人。惟其人。不惟其
類。無易而無不易者。聽其在人。無可而無不可
者。盡其在我。道外無遺。教外無遺。人人外無
遺。與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知我者其天乎。知天者其我乎。君子不患天之
不我知。患不知天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爲天之所不能爲者。御天
而不御於天。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致命之所不

能致者。造命而不造于命。聖人爲天地立心。求之在我之心也。爲生民立命。求之在我之命也。惟我之心而心之。故曰從心。惟我之命而命之。故曰至命。

習中有性。性中無習。下愚夢夢。上知覺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覺覺之謂也。

伏羲之得那家。易教也。堯舜之得那家。書教也。文武之得那家。詩教也。夫子之得那家。春秋教也。禮樂行乎其中矣。

伏羲之畫一野人而爲君子也。夫子之致一君子而爲野人也。孔子爲野人。春秋爲野史。禮失而求之野。意其在茲乎。堯憂得舜。舜得而堯樂。孔樂與回。回天而孔憂。其憂同與。其樂異與。

湯武革命。堯舜受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也。天與之人與人。受命也。乎之者。疑之。之之者。信。

之。

作易者其有憂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擊易者其有憂乎。其當周之末世。春秋之盛德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其德可知。其憂難知。學焉而臣伊之任也。臣焉而學。孔之時也。任以成一時之功。時以任萬世之道。

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之德之純也。克殷紂而誅管蔡。周公之才之美也。

從周分也。從先進道也。分在則禮卑。道在則智崇。

天地以道而成化。猶或憾之。帝王以道而成治。猶或病之。異用而同體。異化而同神。一以貫之。其惟學不厭而教不倦乎。

萬善同塗。謂之道。一善不遺。謂之學。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顏子之好學乎。有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其孔子之樂學乎。孔

子樂學。顏子好學。孟子願學。

或問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何如。
曰。吾無論也。孟子養氣。吾不如其充塞。孔子成性。吾常學其存存。

雲或蔽天。浩浩者未嘗蔽也。風或汨淵。淵淵者未嘗汨也。異端害道。日月中天。江河行地。未嘗息也。

海納百川。見海者難爲水也。道貫百家。見道者難爲言也。不以言言者。乃以道道。

仲尼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不攻奚害。不害奚異。大道爲公。斯之謂歟。

仲尼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學不厭。教不倦。如斯而已。

一。伏羲之易也。元亨利貞。文王之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之衍畫也。彖言乎象。爻言乎變。元亨利貞之衍文也。一以貫之。焉攸文焉。

攸畫。

易者易也。易者交也。朋友之交。教學相易也。是故學無常師。師有常學。教不擇類。類不擇教。生殺道也。生生教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生之者衆。爲用殺。

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子。天下歸舜而不歸堯之子。舜以天下與禹而不與子。天下歸禹而不歸舜之子。有所與而無所歸者。子之是也。有所歸而無所與者。武王是也。

湯放桀曰。予有漸德。武伐紂懸其首。湯之言。君子信其有武之事。君子疑其無。

易曰。六五君子之明。夷利貞。與之以君位也。仲尼曰。殷有三仁焉。與之以君德也。德而不顯。位而不居。是誰之過歟。

聖人性性而移習。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衆人習習而移性。故日用而不知。

天不變。道亦不變。故上智不變。而下愚可變。不
變者。學以益其智。可變者。學以損其愚。知變化
之道者。其知學之所爲乎。

天地固。人人。心。固。天地。人。見。天地。之。大。也。固。天
地。見。心。之。大。也。天地。之。大。可。見。心。之。大。不。可。見。
不。可。見。而。見。之。乃。見。天。則。

舜禹同取。而異。與。湯武同德。而易。失。伊尹同功。
而異。謀。與。天下者不有。有天下者不與。見人之

非。猶。己。之。非。也。見。人。之。惡。猶。己。之。惡。也。己。立。立
人。已。達。達。人。達。且。立。矣。奚。有。于。非。奚。有。于。惡。

三十而立。卓爾。其。庶。乎。七十從心。未。由。其。闕。乎。
假年而化。齊。吾。無。間。然。矣。

天下得人。仁。在。一。人。天下歸仁。仁。在。天下。歸。天
下。易。得。一。人。難。

邵子之數。其智過人。遠矣。朱子之註。其賢過人
遠矣。神而明之。數。何。有。默而識之。註。何。有。

爲其可爲之謂善。爲其不可爲之謂惡。以直報怨。怨者平。以德報德。德者化。好生者不殺。好德者不伐。

或問孟子之辨楊墨何如。曰。孔子之道。無時而不行。楊墨之言。不辯而自熄。

堯官其家。九男二女。以事舜。禹家其官。天之曆數。以禪子。天乎。人不得而私之。人乎。天不得而公之。

堯與天下公其位。故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無能名焉。君道之首出也。孔與天下公其學。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師道之首出也。攻人之惡者。長己之惡者也。人之惡。不亦縱乎。曰。長善所以救惡也。故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武者伍也。伍之備者。全方。幾者幾也。幾之先者。全謀。力併於謀。謀併於德。德併於好生。伊呂拙謀。管樂拙力。范張襲謀。諸李襲力。知德者鮮。吾

何以談哉。

天下盡事也。有一人盡事者乎。天下盡人也。有一事盡人者乎。盡心則盡事。盡道則盡人。

擇善者有類。取善者無類。取善者有窮。與善者無窮。仲尼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堯舜其猶病諸。天地其猶憾諸。

古之交者擇已。今之交者擇人。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不自有其恩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不自有其德也。至仁無恩。至德不德。惟聖人與天地同其仁。故萬物與百姓同其不仁。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聖人以道則天。而不則于天。故範圍而不過。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以人則物。而不則於物。故曲成而不遺。從心所欲。不踰矩。惡乎則。惡乎不則。

皆好皆惡之說。以鄉人論鄉人。則然。報德報怨。

之說。與或人論人則然。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世善則好。且不必言矣。何有于惡之。加化博則德。且不必言矣。何有于怨之。報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君子上達。人倫明于上也。小人下達。小民親于下也。達于上者。達于下。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夫是之謂四達而不悖。

仲尼一則曰。主忠信。二則曰。主忠信。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主忠信乎。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德業主忠信乎。記曰。必忠信以得之。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之外無教矣。忠信之外無學矣。

禦人於貨。夫固以身博之耳。雖網漏。穴潛。而身倖免焉。心先自殛矣。利天下。何如其貨也。弑君父。何如其禦也。乃倖而不心。殛者。吾不知之矣。

是非者。天下之公心也。賞罰者。一人之大權也。斯民直道而行。公心不容自泯也。君子素位而行。大權不容自假也。是故春秋之作。以其心之公者。與天下同其是非。不敢以其權之大者。假一人以擅其實罰。

性相近。一之故。近。習相遠。二之故。遠。達上者。二之一也。達下者。一之二也。或問一曰善。或問一貫曰善。不善。不善者。善。斯不一者。一矣。一之謂

一。不一。之一。之。謂。貫。

能自得師。可以爲學矣。學無止法。可以爲師矣。易曰。見羣龍無首。又曰。首出庶物。無首而首出。羣其庶乎。此謂御天治之極也。

見禮知政。禘繼可以觀政矣。聞樂知德。韶武可以觀德矣。不仁如禮。何不仁如樂。何達觀其深矣。

能以禮讓。揖遜之道也。征伐反是。

既灌。降神之機也。自往踐位之身也。非所禮而禮焉。神不享。非所位而位焉。身必危。

或問去人欲以存天理何如。曰非也。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天理也。天理常存。人欲何有。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古之學者師人。今之學者師己。古之師也重道。今之師也重文。

疑者。悔之慚也。悔者。悟之幾也。悟者。性之靈也。

靈者。天之宰也。

學莫大于樂善。交莫大于取善。

鳳之集也。衆鳥疑而噪之。聖人之出也。衆人疑而非之。噪然後喑。非然後是。故其始也必有真疑。而其終也必有真信。

吾未見知性者。知性者無以二之。吾未見盡心者。盡心者無以小之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斯之謂大。斯之謂一。是故萬物同體。謂之

心萬善同原。謂之性。以一人之心。心天下。盡斯心也。以一人之性。性天下。知斯性也。天下心乎。心其從心乎。天下性乎。性其成性乎。大哉一也。斯其貫之矣。

百煉之金。有離合而無增減。九淵之龍。有屈伸而無得喪。葆光之士。有語默而無寵辱。易曰。括囊。尤咎。无與魯鳥鼓吹。而驚飛。楚猴衣冠。而狂走。雜蒿枝于著莖之中。過者見而詫之矣。

水無窮盡。雲無止宿。遊無窮之門。困廣莫之圃。而巢穴。渾沌者。寧不蟻蝶。三氏。糠粃萬象哉。人不可無聰明。然小聰明不可有。人不可有渾沌。然真渾沌不可無。真渾沌。你大聰明。小聰明。繫真渾沌。

文侯之命。繼治世者。其統同。秦穆之誓。繼亂世者。其辨異。

編年之法。春秋以前。體立而未備。春秋以後。用

隱而不彰。憲天以立其體。故以王次春。居正以大其用。故以正次王。百王之憲章。萬世之金鑑也。

史氏詳事。春秋詳道。而不詳事。諸傳尚刑。春秋尚德。而不尚刑。不詳事。非遺事也。無爲而成事。期無事焉。爾。不尚刑。非遺刑也。不賞而勸。刑期無刑焉。爾。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道不言之信也。先天不違。後天奉時。聖人不言之信也。

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翊教曰。易有窮理之學。四焉。默成者。不玩辭。貞勝者。不觀變。藏密者。不執象。知幾者。不問占。管輅曰。道論易者。不論易。

大舜樂取諸人。用兩端之中。以成其知。仲尼樂與諸人。竭兩端之教。以成其人。明四目。達四聰。虞帝爲不可及也。已立人立。已達人達。賢於堯。

舜遠矣。

庖言曰。文王以大德受命。同于大舜。此漢儒以後之談。而不考訂于聖門也。中庸曰。武王未受命。則文王之不曾受命也。何待辨哉。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人難。仲尼醇醇以服事。以蒙難。誦文王而執以受命。歸之者。要知誦詩讀書而未知論其世也。仲尼逆知後世未能別白文王心跡。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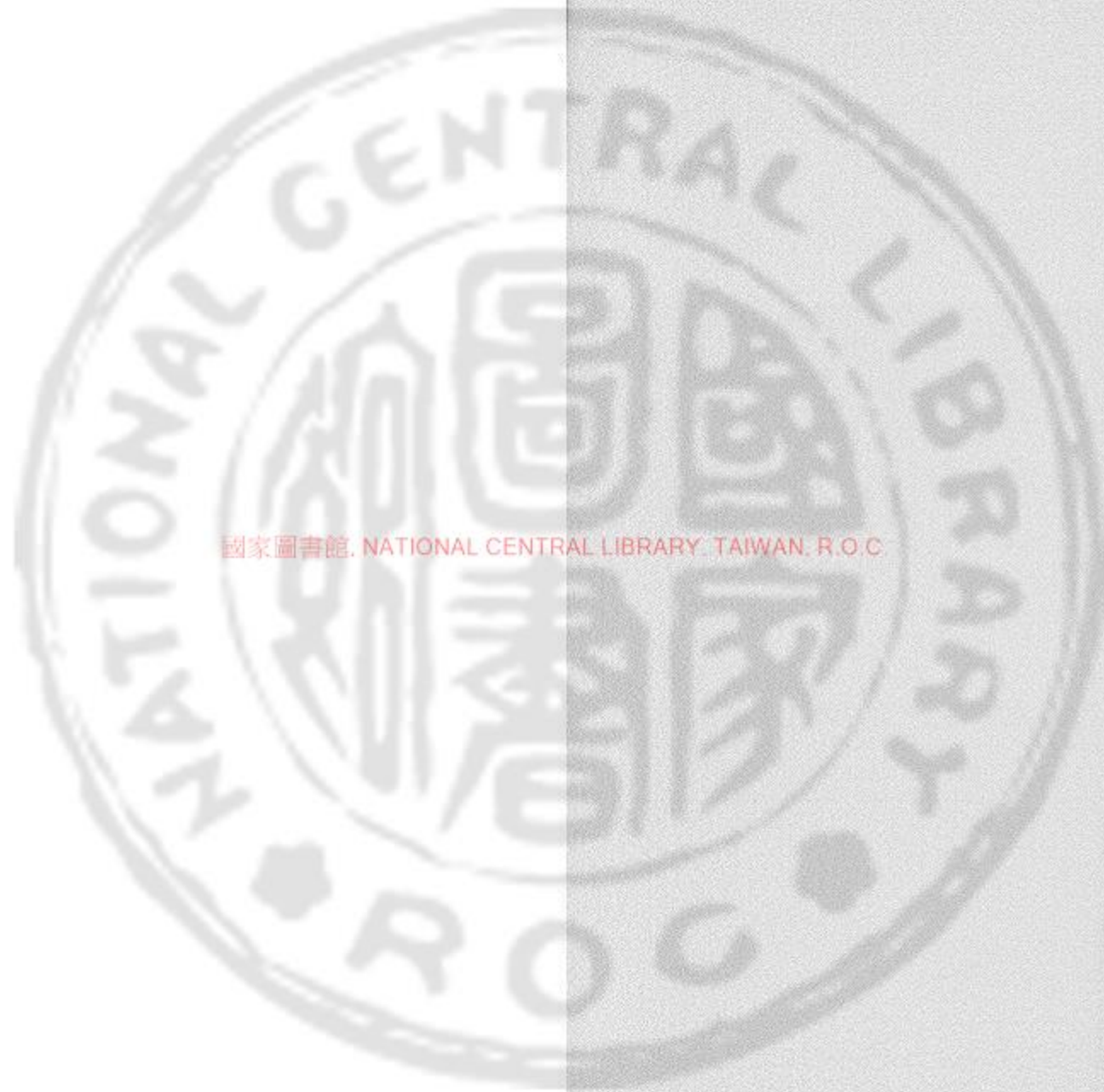
表而出之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是周之取天下。作之于王季。而非作之于文王也。述之于武王。而非述之于文王也。文王身處父子之間。而一不與作述之事。此其所以無干犯之憂。而有緝熙之德也。知文王者。其惟仲尼乎。文王旣沒。文不在茲。文王之不有天下。于殷猶孔子之不有天下于周也。大學止至善。必曰文王。中庸配天。必

日文王聖如堯舜不與焉。知西岐之至德。其知
春秋之至德乎。

仲尼贊乾曰大哉乾元。贊堯曰大哉堯之爲君
也。惟堯與天同此大。故曰君道之極。贊坤曰至
哉坤元。贊文曰可謂至德也已。惟文與坤同其
至。故曰臣道之極。

吾道一貫。吾卽是道。道卽是吾。吾道未有分也。
一貫焉耳。曾子旣唯之。不能以吾吾之。亦異乎。

顏子之旣竭吾才也。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
則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林...
卷...
...